



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

苏联边防军人的故事

苏联 阿夫吉延柯 等著

刘磊 吉洪 合译



时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А. Авдеенко и др.

РАССКАЗЫ О ПОГРАНИЧНИКАХ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4

А. Авдеенко

НАД ТИССОМ

Детгиз 1954

內容提要

这本驚險小說集包括「提薩河上」一個中篇和其他十三個短篇，內容都是關於蘇聯邊防軍人在蘇聯人民的協助下怎樣在國境線上與越境間諜作頑強鬥爭的故事。

中篇「提薩河上」寫的是美帝國主義派出一個間諜小頭目雖然使用種種詭計偷入蘇聯國境，但終於被蘇聯邊防軍人在細心偵察、辛勤搜索之下捕獲的故事。

十三個短篇從不同角度描寫了蘇聯邊防情況，彩色鮮明，形象突出。這些短篇的題材、人物、場所、情節是多樣性的，使我們更親切、更清楚地認識蘇聯的邊防工作和蘇聯邊防軍人的生活及功績。

中篇「提薩河上」是根據蘇聯新出的單行本修改增補過的。

時代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8月北京初版 1955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2—22/32 字數：276千字

1—53,000册 定價(6) 1.31元

目 次

提薩河上	阿夫吉延柯(2)
功勳	阿勃拉莫夫(221)
一次平常的勤務	林柯夫(231)
在火網下	謝爾裘克(244)
老橡樹旁	謝爾裘克(252)
松林靜靜	德米特里也夫(263)
在鷹巢上	林柯夫(281)
一串葡萄	阿勃拉莫夫(295)
信	別列茲柯(310)
落空	約爾都訶夫斯基(329)
黎明之前	阿夫吉延柯(340)
妻	別列茲柯(356)
重逢	吉維列夫(370)
山路上	德米特里也夫(384)



提薩河上

阿夫吉延柯

三月間一個幽暗的深夜，黎明前三小時，我們边防部隊的偵勤人員發現喀爾巴汗山的上空有一架來歷不明的飛機，從西南方面、從匈牙利和奧地利方面飛來。這架飛機在多樹林的山區上空向北飛了幾分鐘，後來向西拐彎，便消失了。

不一會兒，內務部駐雅伏爾城辦事處的主任朱巴文少校就接獲了外機侵入領空的消息。

朱巴文斷定，「這架外國飛機當然不是無緣無故在這樣的夜間出現在蘇維埃土地的上空的。一定投下了空降特務。」

這架飛機深入我國領土飛行了七分鐘之久。它向北深入了至

少有四十公里。那末，究竟應該在哪兒搜索空降特務呢？

在桌上展開了一張地圖，朱巴文開始思索。喀爾巴阡山的哪一個地點敵人認為最宜於投落他們的間諜呢？他推論了一會兒之後，就停留在雅伏爾城多山的郊區上面。這個大城市無疑是間諜所看中的了；因為，在這裏比較容易隱匿，從這裏可以經由鐵路綫或是經由汽車路向四面八方出發。朱巴文知道得很清楚，秘密潛入我國國境的敵人總是儘速混入人多的地方，在人叢裏面藏匿起來的。

早晨之前，可能有空降特務投落的地區便被包圍起來了。幾個搜索隊細細地搜索了緊接雅伏爾市的山林地區和峽谷。

傍晚以前發現了兩具降落傘，一具在一個小灌木林裏，已用一堆石頭堆在上面而遮藏起來了；另一具在[提薩河上的朝霞]集體農莊最邊遠的草地上，一堆去年的乾草裏。

當天，在第五边防哨所轄區，在小月山的葡萄園裏，边防軍人截住了一個來歷不明的，自稱為[莫斯科來的農學家]。實際上他是一個空降特務。這個間諜在押解時企圖逃跑，當場被擊斃了。

另一個空降特務，雖然仔細地作了搜查，但在當天夜間，第二天白天，還是未能發現。

在這樣一個廣闊的山林和峽谷地區，要搜尋一個受過訓練，善於隱匿形跡的人，那是困難的。但一定能找到，而且非找到不可。特務總不能永遠藏下去，準得走出隱匿處的。朱巴文認為，這不會遲於明天，星期日的早晨；所有的山路上將滿是集體農民，步行着或是乘着車去趕雅伏爾的假日市集。

朱巴文料想到，敵人可能從隱蔽處仔細地觀察我們的搜索人員的行動；因此，他假裝解除封鎖。他大張聲勢地，儘量弄出許多鬧哄哄的聲音來，把那些搜索小組載上汽車，開下山去，開到谷地

去。

夜裏，朱巴文回來了就命令他的人員隱秘地佔守住本區內彷彿撤除了封鎖的一切出口。

清晨，還沒出太陽，山間的小路和大路上便有牛拉的篷車，肩背上背着用麻布帶子穿着的柳條筐子的男女集體農民們走下來了。腿勁健強的老人們也不肯落在年青人之後，他們戴着黑帽子，穿着綉花皮外套，嘴裏含着薰得漆黑的煙嘴兒，還有反穿白色長毛的短皮襖的黑皮膚、黑眼睛的老婆婆。

人流在通往雅伏爾市的大路上匯合成一條巨流。朱巴文就守伺在這裏，在鐵路過道口的崗亭裏。

這時候，在下面有一列貨車從提薩河和雅伏爾市方面慢慢駛近來。那個灰鬚的、長着一雙年青人的眼睛的值班員關閉了過道口。在黑白相間的欄道木前開始聚起許多人來。朱巴文細瞧着他們的臉。

一對幸福的新婚小夫婦，一無牽掛地倚着欄道木上站在那兒。那個少年丈夫——他不是高地的伐木者便是勇敢的木筏流送人——的鬚髮的頭上是一頂鮮綠色的呢帽，上面繫着一道黑帽帶，插着五色的羽毛。這個小伙子的細小的身腰上圍着一條寬皮帶，皮帶上面鑲着許多銅片，銅釘，小菱形塊和小方塊。在他的壯健的肩膀上披搭着一件白色的、鞣製得極柔軟的、幾乎跟羚羊皮一樣的皮背心，上面用五色毛綫綉滿了花，領口上還有毛茸茸的縷子。他的麻布襯衫的胸前用絲綫綉着花，還綴上許多五彩的小珠子。

他的金髮的愛人也是盛裝的。她身上繫着一條紫紅色的粗呢裙子，櫻桃色緞子的上衣，掛着一串用古銀幣組成的項鍊，外面罩着一件〔西拉卡〕——一種雪白的短外套，前面衣襟上有兩條彩綉。



他們上哪裏去，是去幹嗎的呢？也許簡直就沒有什麼目的，也沒有什麼事。現在他們在家裏呆不住，就出來了，只爲的誇耀一下他們的幸福；讓那些沒有妒忌心的善良的人讚賞一下他們的漂亮。

朱巴文的視線馬上從這對年青夫婦移到一個翹鼻子的小伙子身上，他的臉沒有刮過，腫得像凍傷了似的。他穿着平日服裝，甚至有點襤褸：一件舊的、好像是用父親的衣服改製過來的外套，一雙舊鞋，一頂尖頂的破舊的羔皮小帽。這小伙子的背上背着一個筐子，筐子裏面，面上可以看見一隻紅喙的凸額雄鵝的頭。這個人，在人羣中只有一點古怪地方與衆不同：他的外套的領子是翻起着的。這是爲什麼呢？現在又不下雨，又不颳風！

「這個有趣的小伙子。他常常從您這兒走過，上市集去的嗎？」朱巴文少校問身邊的鐵道工作人員。

「我頭一回看見他。他不是當地人，他沒在咱們這裏受過風吹

日晒，皮膚雪白。他身上的东西也不是当地的。』

『什麼东西？』朱巴文關心地問。

『那双鞋，那件外套，那頂皮帽子。住在我們這裏山上山下的人，我全認識；從來沒有見過有這樣一個人。』

朱巴文把手探入口袋，摸到手槍的有刻紋的槍柄，便打開守望亭的小門，向攔道木走去。

『公民，您的證件！』他低聲地、但是堅定地說。

『請看吧！』

但是朱巴文已不需要看他的身份證件了。這一声從外國話翻譯過來，機械地不由自主地從舌頭上滑出來的『請看吧』，都已使朱巴文得到完全的確信，他沒有看錯。

被截住的人受了搜查。從他的口袋裏搜出了一支速射無聲手槍，兩個手榴彈，一大紮百盧布鈔票，一張喀爾巴阡區鐵道主要幹綫略圖。在筐子裏，原來是一套手提式無綫電收發機，兩匣備用的手槍子彈。最後朱巴文在這個空降特務的襯衣領子裏搜出一小安瓿縫在裏面的氰化鉀，而結束了搜查。

『恐怖分子嗎？』

空降特務驚恐地、否認地搖著頭。

『不是……不是……』他沉默了一會兒又加了一句：『我只不過是一個破壞工作者。』

『只不過……』朱巴文只用眼睛冷笑了一下。『那也就不簡單了。你一個人來的嗎？』

『一個人，少校老爺，我什麼全都可以說出來。我的任務是……』

朱巴文止住了這個『自悔不迭』的破壞分子。

『慢慢兒再說吧，在對你自己更合適的環境裏再談好了。』

「沒有關係，我現在也可以說。我的任務是……」

朱巴文不理睬這個破壞分子，逕自走到他的身邊，用斷然的動作翻下了他那件家織粗呢外套的領子，瞧了瞧他的長滿紅頭髮的後腦勺。

「爲什麼把領子翻起來？」

「你們這裏的人脖子是用剃刀剃過的，我可……」

「明白了。這樣說來：你們的化裝師太疏忽了。是誰派你來的？對了，慢慢兒再說吧。」

空降特務坐在汽車裏時並沒有說話。他陰沉地，不過，朱巴文從旁看出，也並不是不感興趣地，觀望着雅伏爾的郊區和擠滿人的街道。

汽車停在內務部駐雅伏爾城辦事處網裝的鑄鐵的大門前。空降特務又活躍起來了。

「少校老爺，請您別忘記，我沒有抗拒。我帶着武器，可是沒有使用。」

「這難道還有什麼意義嗎？」朱巴文嚴厲地問他。

「我的天，怎麼沒有呢！有意義！有很大意義的！」空降特務堅信不疑地說。「假如我使用武器抗拒，我便要受到某一種處罰；現在的話，就可以受另一種處罰。是嗎？」

朱巴文不作聲。

汽車慢慢地駛入用大塊圓石鋪砌成的大院子裏。

「少校老爺，」空降特務絮絮不休地說，「我是一直上您這兒來的。來自首的。請您相信，當他們決定派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早就打算自首了。我恨他們！他們斷送了我的青春！……」

朱巴文打開汽車門，做手勢吩咐空降特務下車。

破壞分子靈活地跳到圓石鋪砌的地上，在圓石的隙縫中已長

出春草。他探詢地望望押送者，努力想在他說出來之前猜到他的命令。同時，他偷偷地向兩旁偷看，看蔓生着長春藤的兩旁高高的圍牆，瞧瞧那座開着高大窗戶的二層樓樓房。

「怎麼樣，這地方是熟識的嗎？」朱巴文微笑地問。

空降特務肯定地點點頭。

「以前，這兒是馬扎爾銀行。」

朱巴文走上了樓，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打開了氣窗，脫下披風，軍帽，用手帕擦乾了汗濕的前額。

「脫外衣吧，」他對空降特務說。

那人却在這間大房間當中，地毯边上，躊躇不前地踏着步子。

「脫衣服吧，我說，坐吧。」

空降特務坐下了。他的靈敏的耳朵一直在警覺地听着：最後，這位蘇聯少校的嗓音中終於帶着命令的口氣，這裏面已有居高臨下和輕蔑的意味了。

朱巴文不作聲，埋頭閱讀他的文件，好像忘記有這個罪犯在身邊似的。

空降特務咳嗽了一聲，表示他在屋裏。

「抽煙吧！」朱巴文頭也不抬地說，向他遞過去一包香煙。

「少校老爺，我想談一談……」

「我們急什麼呢？尤其是你。先抽煙吧。」於是朱巴文又不作聲了，繼續讀文件。

空降特務點點頭，苦笑了一下，表示他已感到這種諷刺了。他貪婪地抽着煙，不安地在椅子上轉動着。

少校的長時間沉默，使這個空降特務的神經非常不安。他無法掩飾他的不安，瞧着面前的俄羅斯人，這個俄羅斯人是多麼不像美國報刊和西德報刊，間諜學校的教師們所描寫的那種蘇聯肅反

工作人員呀。這個破壞分子預備從他臉上看見的是幸災樂禍的自滿，享受勝利果實的渴望；可是，這張臉却是像平常日子一樣的寧靜。

這位少校長着長長的淺色的頭髮。它又乾淨又柔軟，順服地在他的大而圓的頭上朝後腦鬚曲着。藍色的眼睛令人驚奇地變化無常：時而嚴厲，時而嘻笑，一忽兒陰鬱，一忽兒嘲笑。他的動作是緩慢的，特別確實的。

朱巴文猜到了這個間諜的心情。根據一切情況來判斷，他不會抗拒，然而他也決不會完全交代清楚。他会招出一些很重要的事實，但会把最重要的隱瞞起來。朱巴文暗自冷笑了一下，心裏想：「使用這種鬼計的，你也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他收拾好了文件，在文件上壓了一個很重的鎮紙，接着就單刀直入地，直瞧着這個破壞分子，問道：

「姓什麼？」

「塔魯塔，」空降特務有準備地立刻回答出來。「伊凡·巴夫洛維奇·塔魯塔。生在一九……」

「塔魯塔嗎？」朱巴文反問着。「好，就是塔魯塔……你要上哪裏去？」

「上基輔去。」

「你是什麼時候受的改容手術？」朱巴文這樣問道，一面直走到這個空降特務的跟前，細瞧着他那受過手術而弄得翹起了的鼻子，以及外科医生的高妙的手術做在面頰上和下巴上的痘痕。

空降特務閉上了眼睛，沉默了好久。朱巴文並不打攪他。他不憚煩地等待着，對敌人的部分的招供和新的鬼計都有了準備。

「三年前，」空降特務回答。

「爲什麼呢？是因爲在雅伏爾有人很熟悉你的臉，所以要改變

面形嗎？」朱巴文回到桌前，在自己面前放好一疊乾淨的白紙。「姓名？」

「卡列爾·格隆却克。」

「外號？」

「狗熊。」

「當然，你是受過訓練的了？」

「我在間諜學校畢業的。」

「哪一個間諜學校？怎麼派你去受訓？你是替什麼人做工作的？」

格隆却克應對如流地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他說出了，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環境中開始替美國間諜機關做工作。他出生在雅伏爾城近郊，是一個大葡萄園和果園主人的兒子。蘇聯軍隊開進外喀爾巴阡時，他和他的父親便逃到匈牙利去了。不久以後，當蘇聯軍隊開入布達佩斯城郊的時候，格隆却克只好跟着霍爾第分子^①逃得更遠一些，逃到德國去。後來，他到了美國佔領區，在那裏，在慕尼黑，他就被招募進去。他被派進間諜學校受訓，那個學校設在某一個遼遠的高山療養院裏。格隆却克住在一間從窗口望出去只看見天空的房間裏。他只能和他的幾個訓練員見面。食物是由一個——一直是這一個——從來不和他談一句話的女人送來給他的。他們用一輛遮閉起來的汽車載他上離療養院好幾公里路之外的地方去呼吸新鮮空氣。他的散步和遊玩通常總跟練習手槍射擊，跟爬懸崖、爬樹一同進行。

朱巴文聽格隆却克講着，心裏好不嫌惡。他毫不費力就猜透了煞費心機假造出來的捏造跟謊言。

① 霍爾第是匈牙利的反動統治者，一九四五年逃亡到瑞士。

朱巴文很早就開始忠誠地熱愛他的工作。他熱愛這種工作，因為它要求在人民與黨的面前有高度的責任感、創造性的責任感，教育的才能，意志和勇敢。他熱愛這種工作還爲了，按職責，他每天，每小時，都在跟祖國的萬惡敵人鬥爭。進行鬥爭贏得勝利。一面戰勝着今天的敵人一面學習着，去戰勝明天的敵人。

朱巴文在繼續審問時弄清卡列爾·格隆却克在間諜學校的時期，原來一直不知道還有誰也在这所學校裏受訓；然而可以感覺到，猜測到，在这所療養院的舊址裏有不少跟他一樣的人，只不過從來未見過他們一眼。

學完一般課程之後，格隆却克開始受鐵路作業的專門訓練，並且還附帶照顧到山區地形。不久之後，他們就坦白地告訴他，他將被派到外喀爾巴阡去。

從學校畢業之後，卡列爾·格隆却克領到了款項，以及一個機車金屬工人塔魯塔的身份證件。三月初，他被送上一輛汽車，載到軍用飛機場；格隆却克就从這個飛機場上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飛行。

格隆却克用顫抖的嗓音說完了他的供詞的最後幾句話，他的眼睛裏閃着淚珠；但是，他立刻用外套袖子擦乾眼睛，強笑着說：

「少校老爺，請您別以爲這是做給您看的。我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朱巴文將卡列爾·格隆却克所說的話完全記錄下來，不論是他相信的，懷疑的，以及顯然完全不真實的。以後，當他獨個兒的時候，他仔細地分析了口供，挑選出了進一步辦理這件案子所需要的材料，扔開不需要的東西。

朱巴文嚴格遵守每一次審訊所必須遵守的規則。在審問敵人時，他從來不完全相信供詞，雖然有些供詞乍看起來似乎是十分真

实的。但他也不把逮到的罪犯的供詞都看作故意的謊話，讓人向錯誤的方向進行調查的。最真誠的招供也須用客觀材料，確鑿的事實來驗證。在這一個案件上，他也準備這樣做；他要多次地、儘可能地核對格隆却克所供述的一切。他在調查過程的困難途程上樹起較明顯或較不明顯的里程碑的同時，他並不去妨礙格隆却克暴露他的防禦方法，這種防禦方法中的優點和弱點。這便是所謂戰鬥的偵察。這種偵察的困難之處在於：敵人做出了一種好像並不想抗拒的樣子；並且用全力把自己扮成馴服的羔羊、一個完全悔恨以往的人。這是怎樣造成的呢？難道只是因為畏懼報復以及希望略為減輕一點嚴峻的刑罰嗎？在这一切後面沒有隱藏着微妙的陰謀嗎？頭號的大狼不是也常常會裝成一隻不會遠走高飛的小鳥的嗎？然而，一個極端相反的可能也不是完全不會有的：格隆却克看透了他那主子行的反人道的實質，他憎恨他們，不願意做他們手中的工具。

這些問題，朱巴文現在一個也沒有完全解決。他感到，要達到真情，還得化費許多勞動，許多時間。

「他們是派你上哪裏去的？」朱巴文繼續問下去，「有些什麼目的？」

卡列爾·格隆却克詳細地列舉出來，什麼是要爆炸掉的，什麼是要加以擾亂的，什麼是準備要破壞掉的。

「這樣大的任務，一個人做起來，是不是太繁重了一點？」朱巴文問。

「我是不能一個人進行活動的，」這個空降特務回答。

「你太謙虛了，格隆却克……那末請你告訴我，還派了誰來作你的助手。」

「不對，不對，少校老爺，您說的是哪裏的話，我才是助手！請

您相信。」

辦公室的門開了，朱巴文看見一個高大寬肩的人影呈現在門口，這是本地區边防部隊的首長格羅瑪達。蘇聯英雄的金星勳章在他的寬闊的胸前閃耀。

「我一點不客氣地撞進來了，因為我很想認識一下這位先生，」格羅瑪達將軍用他斑白的頭向那個空降特務方面點了一下。「這一位就是從天空上掉下來的嗎？」

「就是他，將軍同志。」

格羅瑪達對空降特務瞥了一眼；他迅速地、輕捷得與他年齡全不相稱地，走近欠起身子的少校面前，精神飽滿而親熱地握了握他的手。

朱巴文認識格羅瑪達將軍已經許多年了。戰前不久，朱巴文還是一個普通的边防軍兵士，剛開始在遠東服役時，他的部隊首長便是格羅瑪達。他第一次捉住一個越境者時，便是由格羅瑪達給予嘉獎的。給他軍士級位的也是他，格羅瑪達將軍。朱巴文充任了尉級軍官之後，在部隊的指揮部裏工作，一天一天地跟格羅瑪達將軍學習着複雜而困難的對付國境侵入者的藝術。後來戰爭爆發，在軍事學院裏學習，最後便在雅伏爾獨立工作。

「說說看吧，他告訴了您一些什麼有趣的事情？」格羅瑪達又一次地、這次是更為仔細地看了看卡列爾·格隆却克；格隆却克已從他的坐椅上跳了起來，兩手筆直垂着。「坐下吧！」

格隆却克坐了下來。

朱巴文把那幾張密密地記滿了供詞的紙遞給將軍看。格羅瑪達拿出了一副玳瑁邊的眼鏡，默默地閱完空降特務的供詞。有幾張他還看了兩遍。

「我們繼續工作吧，」將軍除下了眼鏡，猛的轉向格隆却克說。

「送你到這裏來的飛機是單座的嗎？」

「不是的，將軍老爺。是多座的。是一架運輸機。一架最新式的L道格拉斯」機。」

「那末，在這架多座飛機裏，難道只載了你一個人嗎？」

格隆却克不作聲。將軍和少校靜靜地等待着，一個在裝烟斗，一個在紙上畫着；格隆却克看出，他們兩個都在譏諷地微笑。

顯然他們已經知道，他不是一個人飛到這裏來的。

「有同機的人，」格隆却克說。

「幾個人？」將軍已劃着了火柴，但並不點烟。

「只有兩個。」

「都是男的？」

「是的。」

「你認識他們嗎？」

「不認識，我还是初次見到他們。」

「他們的外表是什麼樣子的？」

格隆却克詳細地描述了他的兩個同機者的外表。其中一個，按照特徵來判斷，就是那個在逮捕時格斃的那個「莫斯科來的農學家」；另一個還待弄明白。這件事就由將軍着手進行了。

「你的第一個同伴，就是那個用一張農業科學研究院工作人員身份證件的同伴，名字叫做彼得·伊凡諾維奇·卡明涅夫。是不是？」

格隆却克默默地點點頭，他的人工痘痕在他的慘白的臉上分外凸現出來；他確信被捕的已不止他一個人了。

「你的另一個同伴叫什麼名字？」

格隆却克把手放在胸前，祈求地望望將軍和少校。

「不知道。我可以發誓，真的不知道！他先跳下去，我們和他